

的釋迦，和栖栖皇皇，席不暇暖的孔子，終覺得沒有坐汽車吃大菜住洋房來得有趣。有人說，孔子的栖栖皇皇，正是在追求汽車大菜和洋房。這我不敢厚誣古人，我是在說明自己的興趣之幻滅而已！

再講一些感官上的興趣：

孔門高弟子夏先生「出見紛華靡麗而悅，入聞夫子之道而樂」，眼和耳的興趣，便起了很大的衝突。我們的太上老君說：「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。」可見得眼對於心，也是一個搗亂份子。

我自己呢，因為會患過砂眼，遵守醫生的勸告，不敢多用目力；除了為換取生活的需要不得不用之外，不很浪費它去追求別的興趣。

我的耳更不中用，因為聽不懂什麼爵士樂的節奏，所以我曾學習過跳舞而終於失敗了。這是耳妨害了腳的興趣。話雖如此，也不是全不濟事。自從江浙戰爭以來，它確能辨得出重砲聲，步槍聲和機關槍聲，以及飛機聲和炸彈轟炸聲，還有傷兵的呻吟和災民的哭聲。可惜這些不是自動追求的興趣。

講到吃的興趣，我似乎也與常人無異。除了熊掌，駝峯等珍品無福嘗到外，其餘自太牢，少牢，以至青菜，豆腐，蘿蔔乾，都能下嚥。但有一件事，至今想起，猶覺不快。約在十八九年前，我在某處任家庭教師，書房鄰近住着一位太太，她對於鞭撻使女很感興趣。每當晚餐時，我常聽到宛轉哀號，痛苦求饒的哭聲，竟致不能下嚥。這就教我不得不佩服張獻忠了。據說，他每次吃飯，總要殺人才覺開胃。我聽了慘不忍聞的聲音，便減少

吃的興趣；他見了慘不忍觀的現象，卻增長吃的興趣。相形之下，未免令我汗顏。我之所以沒出息，大概也由於此。

然而我卻有一種極端矛盾的興趣；我讀水滸傳，最感興趣的是武松在大鬧飛雲浦之後，還接着玩一套血濺鴛鴦樓。這也許是我的偏見，我覺得武二郎既打開了手脚上的鐐拷，卻不趕快逃生，還要去追究鐐拷他的人。這樣的精力彌滿，真够得上「做人」的標準。拿江湖話來說，可以喝一聲「有種」！

一九

——弄筆頭的興趣在那裏

馮柳堂

講到我的操業，至今日止，依然是筆墨生涯。幹筆墨生涯的人，磨桌子的時光為多，談不到有什麼大興趣；可是其中自有一種「自得其樂」的樂趣；這種樂趣，又非一般人所能領略得來，古人的四時讀書樂，就是一個好榜樣。

弄筆頭可算文人末路，所以班超要發牢騷「安得久事筆硯間乎？」不過要幹大事業，究竟要從弄筆頭中得來。像霍光這樣的功烈，史家尚評他是「不學無術」。朱元璋稱了吳王，趕緊請文人念書給他聽；自己還要學習起來。如此看來，弄筆頭並不一定是末路，如果學得筆頭一般尖，或則「書包布真個能翻身」，大可出人頭地。

103868

至於新聞記者的興趣在那裏，以我十餘年經驗所得，談談說說，意志上比較舒服，可是現在亦大不如前了。如果能以準確的記載，得到讀者的信任；公正的論調，博得社會的同情；那正是新聞記者最感興趣的事，然而先決條件仍在環境的許可。

至於個人做事的興趣；無論事之大小，能如他所期望而得着相當成就或實現，總歸是有興趣的。即如我在民國八年的秋天，米價一天一天貴了，吃慣賤米的人，都覺得一件異常重大的事，我也不覺動了一種「爲什麼米價如此貴」的念頭，後來才知道是日本年成荒，中國實行其親善主義，特地爲日本人開了米禁，運了大宗米糧去；日本人又向安南緬甸去收買，累得廣東香港人幾乎無飯吃，大家都向蕪湖上海來買米，米價就影響到各地。然而這年的米價，最高尚不出十元，惟從此換了一個新局面，祇見其高，不見其小。到了民國十二年青黃不接的時候，米價已至十二元以上。在這時候，我就寫了一篇「糧荒之狀況及其補救」，在東方雜誌發表。及民國十七年江浙秋收又歉，十八十九兩年米價大貴，二十年又是突然的回跌。這時的我，正爲服務關係，身當調節之衝，對此絕好研究試驗的機會，便格外的起勁，雖事態複雜，應付不易，倒是興趣盎然，不覺其勞。如今雖未有相當的收穫，可以安慰自己，供獻社會，但我的興趣，並不因此減少呀！

予幼年生長農家，放牧工作，嘗優爲之。放學歸來，輒攜三國演義與俱，且閱且牧，閱至諸葛孔明病死五丈原處，不覺潸然淚下，因之養成日後喜閱中西名人傳記之習慣。及入清華圖書館中的名人傳記，大都瀏覽一過，而當時又醉心於王陽明之學說。此予之興趣一。

予幼年以生長農家，家旁多小河，故夏日常偕隣兒入水習游泳，至今凡遊山玩水所至，如有瀑布成潭處，輒爲之技癢，嘗躍入水中游泳以爲樂。數年前在青島嶗山崂山會亦一試其技，當時中國經濟學社同人曾以「美人魚」的諺號贈予，予笑謂惜予非女性也。此予之興趣二。

予少年時凡鄉間名勝，如天童育王瑞巖靈峯等無不周遊殆盡。肄業清華時，常利用暑期光陰周遊平西各名勝，如碧雲寺臥佛寺八大處黑龍潭大覺寺妙峯山等幾不有予之足跡。一九二二年自美返國，又特地道經加拿大，一觀尼阿葛拉大瀑布及落機山之雄姿。返國後民二十一年遊東西天目山及四明山千丈岩，民二十二遊泰山，民二十三遊恆山。最近又大發宏願，擬乘機遍遊國內名山大川，以廣胸襟，而增智識。浙江雁蕩山飛瀑風景，已於去年十月底賞鑒過了。當時予有遊雁山歪詩一首，錄之以博一粲，至平仄之是否合拍，非所顧也；歪詩如下：

忙裏偷閒遊雁山 流連勝景不思還

二湫散水均堪愛 尙有龍溜湖南潭

此予之興趣三。

予在清華肄業之最後一年，即被推爲清華週刊總編輯。畢業後留